



蘭亭考卷六

宋 桑世昌澤鄉父輯
明 携李項德弘玄度父校



審定上

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教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摸失真彌遠然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于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

沉落于人間本朝太宗皇帝時倣摹所得集以為十卷
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
獨蘭亭真本止矣故不得列于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
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其各有所得
至于真偽優劣覽者當其前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
得其二得于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于故相王沂公家
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
異故錄其四得于三給事蔡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
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求

歐陽文忠
公集古錄

真本已入昭陵後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逾
遠當復壞闕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東坡外寄所托改
作因寄于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
悲改作悲夫有感于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注
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為陳迹誤作以亦猶
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訪別體而之
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
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
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共本令左縣僧意祖摹刻于石

軾書

題河朔本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蘭亭模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度精神餘不足觀也石本惟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于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蔡襄

蘭亭禊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

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

張熙載

此蘭亭詩叙筆意清峻和暢佳石刻也恨墨本者著墨濡太深失其微細筆畫耳余舊有淡墨數本頗見古人用筆起倒兕犖不解珍惜有乞書者輒與之今家書中幾一空也

跋重刻定武天字不全本

此本以定州蘭亭上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魯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甲辰涪翁

題
宋梨
板本

紹聖元年六月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
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
疑非王令遺筆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托之耶周越少
收斂筆勢亦可及此跋唐本

褚庭誨所臨極肥而雒陽張景元斲地得缺石極瘦定
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見其風三石刻皆
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他也並山谷

宗室叔蓋收蘭亭差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

易其故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罕見求
余家印本曰此湯晉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
甚思之欲得以自解耳錢塘閔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
于定本不及此板本也

右米氏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居
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撫賜
王公貴人見于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蘇氏故題為
褚遂良撫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
所書餘字皆勻填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鋒備盡與真無

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艘對紫金羣山迎快風避暑九日手裝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摺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暫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于研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褚遂良所臨黃素至欣字合縫用証摹本僧字果徐僧權書縫也

蘭亭序第二本為古今冠與余所獲蘓中令家貞觀名手模無少異襄陽朱希

希頓首再拜比得謝安帖李公照家者作一替發笑不知何時得公一見又得唐刻本蘭亭綠髮不差遂用其本刻成今天下惟此本矣希一賞發論與公俱老矣自此願留心書畫以了殘年餘事徒散精神如何如何希

惶恐
並寶

蘭亭修禊前序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序唐僧懷仁素麻牋所書共成一軸永嘉太守待制程公見賞歎刻石

與天下後世知有蘭亭筆法者其後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永師寔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活動宛有迴鶻逐鵠之意較之世間石本何啻九牛一毛耶懷仁唐書僧號能集右軍書者首尾映帶誠為尤物錢塘吳說右蘭亭石刻得于周延雋仲章少卿之子衍仲章父安惠公起真廟朝任樞密副使同寇萊公丁晉公執政立朝不阿為晉所忌仲章與臨川王荆公厚善因表其墓安惠公弟越皆著書名大觀己丑先子守新安衍幕官安惠公所藏妙墨秘玩尚多存者蓋仲章能以翰墨世

其家故衍守之不墜而蘭亭古本尤所珍惜以余酷愛遂以相贈雖兵火艱難未始不相隨也子孫寶之曾及

彥思題

紹興癸酉七月五日大父正國調京師謁徐神翁至寶籙宮前逢道人持一瓢一軸求售乃蘭亭序也後有貞觀小印歐陽文忠公孫文懿公抃趙康靖公槩胡文恭公宿在翰苑時題識道人笑曰欲易袍且陳蘭亭真偽之辨歷有據以一褐酬之携歸高郵示秦太虛太虛驚歎且跋其後建炎南渡莫知存在

彥思
筆記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迹未至絕倫凡好迹
皆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書又自誓墓後益自珍不復
為人書則蘭亭古今獨貴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結體亦
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洛人張景先得闕石本
又恨大瘦惟定武本肥瘦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餘瘠
而不窘不失筆意端可冠冕衆本也葛立方題洪慶善本
司業汪達家藏禊序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次有
二跋云此本金石之秘寶也宜什襲藏之紹興丙子季
夏十有一日觀于寶善堂武陽朱震書曲水序自薛氏

易古石刻亂真者多此本誠可寶也紹興六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寶善堂觀

中侍讀范公也

又續瑾印章印跋尾合縫

有康伯可印

唐文皇初得此序命歐褚趙模馮承素韓道政諸葛貞
等搨本以賜羣臣故傳于世數本歐陽公集古不錄定
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為
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于是士大夫爭寶之其是或肥或
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寂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
永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氏本為勝其餘用

李本再刻益瘦細矣尤衰

汪氏藏本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見春渚紀聞有孟永清所獻見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錄所本其得于王文公家者與定武民間兩本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合所見之種或闕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薛氏所摹易偶是闕本或者遂以完闕辨先後而謂薛氏竟去五字以自別未為至論然較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寔得運筆意薛道祖籤題為唐古本乃此本也尤為可寶王厚之

淳熙戊戌

五月甲寅

自承平時中山石刻屢為好事者負去如此本固已不易得况太行北岳墮胡塵中已五十年乎撫卷太息陸游

觀王順伯袁起岩論蘭亭序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于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熹

蘭亭刻石雖佳本皆不免有可恨此唐人響搨乃獨縱橫放肆不為法度拘窘猶可想見繭紙故書之超軼絕

塵也其後書乾符元年三月而觀者或以不與史合為
疑予按歐陽公集古錄率以石本証史家之誤此獨不
可據以為証乎陸游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蓋草稿也羲之醉中所書醒後
屢作皆不及之詔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本孰
為精到初本既歸昭陵流落人間皆摹寫者今人多重
定武本問其所分別不過以一二字為證余過定武得
二本一差肥似新刻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
亦未能辨其是吾近得唐搨賜侍臣本卷尾三印曰賜

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脩一時官吏銜名有蔡君
謨跋刊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達持所藏定武本來余
見而喜既不去手因并書之王信誠之所刻本第十及
十一行內有異字十一十二行內有句章滿騫字

蘭亭序古今共寶之而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最
勝徽猷閣直學士相世將守豫章刊二本一出于錢氏
貞觀石本一不言所出然俱不逮定武本也此本予得
之江南真定武古本方兵火蹂躪之餘世益難得尤為
可貴也淡巖老人書

紹興己未十
一月三十日

余嘗從王順伯求觀其所藏蘭亭二本相類而差肥一本瘦勁尤延之謂瘦者乃真定武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刻之真偽皆為後輩所推今不同如此孰能決之此本乃類其瘦者順伯既著語矣曷就延之而正焉以究其說陸九淵言此本與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爾余在中秘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柳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寔唐古本也而近世以此為定武則誤矣余凡見前輩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帶石

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尤表

舊見里中人藏此卷末有何子遠跋語云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輩國貨圖書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棄此石于山中慶曆中其石歸李學究李死其子始募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為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交舊不得見熙寧中薛師正為守其子紹彭別刻本易歸長安大觀間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此子楚余不熟其為人而其說之詳如

此恐或有所傳承也晚又得姚令升跋范郎中元卿本
云慶曆中宋景文為定帥有遊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後
死營妓家伶人孟永清取以獻景文愛而不受留之公
帑元豐中薛師正為帥始携石去其長子留偽本于郡
鏡去湍流帶石天五字以為驗令升之說如此顧與何
君山不合未知孰是順伯出此本欲余著語余曰右軍
落筆時真有神助醒後更書數十本皆不及想其妙處
雖右軍自不能形容余尚何言輒書所聞二說于後期
與博聞君子共考訂之沈葵

紹興初遣中貴衛茂寔交河南地界是時講好之初人
使往來中都宮闕尚容觀瞻衛因與同事趙彥恬遍歷
其間至一閣壁皮上有小匣徽皇御筆題云真定武蘭
亭整有十軸遂置其匣袖之以歸使回各藏其一餘皆
上之九重世昌嘗見其孫監丞言此
定武蘭亭序熙寧中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
斷損湍流帶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
宗澤送之維揚虜騎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斷損乃舊
日定武所模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剝肉瘦不露骨

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長興施氏本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搨以十本賜方鎮
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
陰事見墨藪今墨藪無之世號定武本薛尚書之為帥求之
不得其子紹彭索公厨有石鎮肉乃刻牡丹賦于背者
道祖別刻石以易之携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之乃
連夜墨搨真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如毡墨為故
最下近石字肉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浙西都監楊
伯時與薛氏孫為工部郎經同為曹氏壻得薛氏本題

清閔堂法書墨本最為近古今止之間為某人借去某
人者死問其子不知所者淳熙甲辰春與伯時相遇于
臨安得其厓略再見于京口復扣其詳云爾因錄所聞
書之薛道祖本後周勛

去年使虜還定武送伴以民間所藏書本見示正類此
若郡所持售者又不及府治續刻本因書于後永嘉許
及之紹興甲寅九月望日

必大與子中兄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契帖以十數共
評游氏所藏謂謝朓拘束而動容周旋以印入泥不無

惟當筆意奕、妙入神品蓋傳于今者惟定武瘦者最

佳茲其一也周必大題慶元丁巳

南華以副墨為子洛誦為孫予亦謂前賢筆跡真者當

祖之臨者宜孫之既鐫之石又傳之摹本其屬猶近繼

此蓋遠矣今定武蘭亭帖其去昭陵所得殆曾孫行耶

予竊傷之昭陵蘭紙既受發藏之辱定武堅珮又遭腥

羶之禍獨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地而見貴于中華

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為之喜又聞定武珍其石恐碑

止損之故摹不多淡且有二本其一頗瘠此豈淡而瘠

者乎其骨相逼肖其祖見者當默識之豫章京堂題慶元

戊午長至日

蘭亭修禊序世固不乏特佳本則精神煥發意態橫生

平生所閱亦多然如此本不過五六與宿得于蘇魏公

家本爭雄長皆熙寧以前所拓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

不露骨正此帖也吳興施宿題以上六跋續得于祖武本後

蘭亭葬昭陵真蹟不復出模勒豈無誤拓本徒彷彿能

解此意然後可與語蘭亭也流俗不察獨取定武本為

真妄矣予頃見唐刻本有二一是貞觀間石刻一是泗

南山杜氏所藏板本崇寧初米老嘗模刻于寶晉號為
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寶愛定武本者
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抵墨跡與碑刻差謬豈止有千
百里之遠粗能存其典刑而已何必高貲厚遺爭相搜
訪苟或有之自謂獲真本者是尤可笑也玩古主人蔡
山父題 陶安世
古本

定武蘭亭石刻富春何子楚能道其詳唐日真本石晉
末耶律德光輩而歸棄之中山為土人李學究所得韓
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

之宋景文公始買真公帑後為薛紹彭換取至大觀間
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傳定武者有二今
宜中所藏二卷此其善者也 容齋跋
定武本

市馬以神駿為主無問屈奠觀婦人以美為主無問燕
越書亦然順伯所藏修禊兩副本皆適萃精麗凜乎其
生意存不必深辨為定武否也 同上跋王
順伯別本

定武本自承平時已不易得况今日乎書學失其傳久
矣措法出蘭亭近世以書名家者返不知也贊皇李處

全題 定武
舊本

蘭亭序右軍得意書唐虞世南輩皆嘗摹傳兵火之餘
所有無幾宜城太守趙公介然聞宗人明遠有舊藏者
出而觀之謂真虞永興本也命勒于石元勳不伐趙明遠本

紹興五年三月庚寅

逸少蘭亭序曾祖翰林所傳先王國中舊書寔唐刻也
元與樂毅論同卷今釐為三宣和元年十二月魯郡守
錢伯定遜叔記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丹陽郡齋兩
中與李成李賞鑒刻參校六七字不同李成李賞鑒刻
今附卷末蘭亭舊刻今不知所在傳于士大夫家者凡

三本此最為真樂靜堂成李題李公昭死漢老伯父頃在彭門見

醫者田務本家蕭生取蘭亭圖風神蕭洒不類塵俗中

物為題其後云見贊田生以余賞之輒稅其畫然畫定

奇手也于姓出蘭亭古帖見伯父舍人公跋其謂所

見三本此本最為真伯父蓄此帖當增九鼎之重矣遠道

其寶之勿輕以示人他日隨銀杯羽化當思僕言致和丁酉

五月朔雲此帖本濟北于氏舊物余頃跋其後戒其勿

輕以示人意謂于氏不能有也後十二年而當建炎二

年余自山陽來嘉禾道過丹徒帥守遜叔侍郎出以示

余觀伯父手澤并舊題恍然如隔世其間得喪存沒事亦何限而余亦老矣且知余^于氏果不能有也感物化之無常悼歲月之遷流為之增慨十一月三日鉅野李邵漢老書

比年石刻燬略盡此本獨有存疑有神佛護持韓駒丹陽蘇子美家所收褚遂良臨貞觀蘭亭正類錢氏國中舊書與今世間所傳異矣曾軒

蘭亭修禊叙真蹟陪塋昭陵世所傳摹刻皆唐人臨寫雖工拙不同要皆可觀此其一也紹興乙丑得之蔡連

直夫白下得^{此是王}黃叔文觀蘇緯觀王安國朱輔
承可

戊辰十月二十六日觀于五羊郡齋此本今藏
攻媿齋

蘭亭考卷七

審定下

宋 桑世昌澤鄉父輯
明 馮李項德弘玄度父校

黃伯思法帖刊誤曰讀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
僧字為作魯字按古蘭亭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間特
潤者蓋接紙處與不知字遠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
推于其旁著名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僧字
下止其推字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魯之誤因讀為

曾不知老之將至按晉史逸少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並無曾字益可是真

蘭亭帖無如定武本此本不失古意疑百餘年物朱翼舊藏蘭亭叙三本治平間蘇黃門自河朔持歸東坡先生謂疑是起草者後僧義祖摹刻石本其一也又定武石刻黃太史云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又唐貞觀中摹永禪師石本凡三也中原散亂皆失之渡江來得晉陵胡安定家薛氏定武摹本與今石刻大略相似而此字畫尤近東萊蔡安強書

蘭亭石刻定武兩本以前後分真偽此其最前者視諸本為冠張澄題

蘭亭所傳智永與唐諸公臨摹者也而以定武本為最
襄陽張嶧巨山 紹興戊午八月二十六日

古今書稱右軍為首真書見曹娥碑妙絕超古與鍾元常抗衡三十年猶及識于河南王晉王家黃庭經樂毅論若兩手行書見蘭亭叙高風勝韻為一代冠太宗褚遂良摹勒賜近臣此本蓋有苗裔耶洛陽李處權跋
戊午
中秋前三日
以上姚倓本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
名帖願心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
疾在腠理矣所謂不治將深者邪四明樓鑰大防
蘭亭叙逸少得意書後賢多臨寫石本數十以定武本
為勝石歸薛氏亂後便復難得熟閱悵然維揚朱光宗
儒題于前塘

未南宮謂蘭亭叙為行書第一黃太史謂蘭亭叙摹寫
或失之肥瘦要當以心會其妙處二公之論古今無以
加也世所貴者定武本此定武本之最善者鄭伯庸恭

老

定武蘭亭舊本在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子紹彭
刻他本易去而于舊石斷損數字以惑人後以石龕置
宣和殿壁渡江以來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為定武
本不但肥瘦不同而精彩頓異其竹字托字宛轉處與
夫字人字末筆意態橫生非他本可及比斷去本自不
多見况未經薛氏所斷之本乎此本舊所拓尤可貴余
見蘭亭叙多矣此特一二見耳尤袁延之題跋王順伯

第一本

淳熙丙午
季夏望日

唐文皇既得修禊序命趙模韓道政諸葛禎馮承素搨
賜諸王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迹至今不知幾本而獨
貴定武刻順伯諸本皆佳顧以字肥而不刊者為定武
則與余所見特異楊揔伯時有薛道祖親籤題一本真
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據
一畢少董家賜本一蔣丞相家米元章諸人跋本一張
文潛家王岐公跋本取後見澄江呂氏舒王所跋與此
本無毫髮異其刊缺處正同益信山谷所謂肥不剩肉
瘦不露骨者後有識者當賞予之言尤衰順伯第二本

淳熙四年

仲春望日

定武蘭亭叙九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陳僧法極字
智永所撫薛道祖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
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鋒鏗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
方駕人多誤為舊本非也其三崇山字中斷字差瘦勁
得于修城後夫後藏康惟章伯可家伯可云舊刻與岐
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虜聞在中京揚伯
時云與薛氏為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舒元興牡丹賦
并記之聊廣異聞右北平榮苞題

淳熙十三年
五月十三日

舊聞薛師正帥定武得修禊叙石于殺胡林乞墨本者
押至薛惡鼓教刊別本以授之時已二刻其子紹彭又
摹易元本以歸自是定武所刻凡二本政非舊物也今
觀順伯所藏亦未敢以薛氏刊本為証然在等輩寔稱
第一余雖嗜此所蓄未敢自信當訪佳本求正于順伯
建安表說友跋淳熙戊戌二月望日
慶曆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携此石至郡死于營妓
家樂營吏號河孟永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
不敢私有留于公帑世謂之定本後薛道祖撫換以歸

長安宣和中詔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
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間閔兵火中迄今數十年
秘藏不遂精神煥發豈有神佛護持耶榮苞書榮次新所藏本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曾大父得侍徽祖經帷獲賜書画金石刻數十定武蘭
亭其一也紹興辛巳虜破歷陽書卷俱燼今見榮氏所
寶不勝慨歎光宗頤書乾道辛卯正月十二日

外兄王嘉史處藏蘭亭序云初察先生得于天上與此
無異平時所見惟二本耳覃懷李耆俊題淳熙丁酉立秋

熙寧末滕章敏帥定武大父以幕府從時蘭亭序石刻
留郡齋世人未知貴也大父撫十餘本復十年薛師正
分聞遂為其子道祖易去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矣南
渡以來僕家僅存一本深寶惜之未嘗妄以示人今觀
崇次新所藏畧無毫髮之異信可賞也汝陰王明清識
乾道己丑
暮春庚戌

蘭亭得于薛氏最善薛與西京王參政家世為婚姻所
藏二百本伯父伯兄皆壻王氏崇觀間分二十本余得
其一南渡以來所見雖多大抵皆晚故多剝缺然今亦

未易得沈端節約之識

淳熙乙亥
十月既望

修禊序唐人所摹取有典刑者李學究得此石携以遊
四方而終于定武宋景文為帥取而龕之郡齋遂以定
武本著名于世熙寧中薛師正之子道祖摹刻偽本易
取歸洛陽掩其跡而于携去之石椽損湍流帶石天數
字以為異其跡終不可掩宣和間竟歸天上其始末大
畧如此其獨冠于他本者山谷所謂肥不剝肉瘦不露
骨蓋其彷彿矣此紙乃未歸薛氏時所摹尤為可寶王

厚之書

慶元丁巳
下元日

定武蘭亭為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宣初^和初其弟嗣昌
獻于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壁靖康亂獨此石棄
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馳進未
逾月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之紹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
南密旨令搜訪不獲其後叔堅遭臺評以謂窮害藏掘
地土蓋由此紹興壬子夏覓官修門與順伯言此世所
未聞當議之所藏舊本之左斯碑紙乃越竹豈非維揚
撫打者歟中元日汝陰王明清題于寓舍芙蓉閣
蘭亭叙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本但以

越紙拓故多疑之今觀王仲言所聞殆幾是耶尤羨觀
修禊帖李中甫用定武本刻于寧海官舍所貴定武本
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中甫新刻或病
其不能皆病^備衆體故為之解嘲魯槃樂道題

蘭亭以定武為第一而定武復有二本真刻為薛氏藏
去而以模本刻定武比于吳傳朋處見真定武本畧不
與他本相伴此其次也湘潭張嶠巨山書

紹興丁卯孟夏十四日平

仲此刻今在趙仁仲家

世傳逸少書帖外惟有蘭亭禊飲序樂毅論黃庭遺教

四本蘭亭樂毅論摹失真遠矣而英姿逸韻雅有存者
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絕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憔悴
而威儀詞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人無數也而黃
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跡歐陽文忠以為黃庭特後人緣
山陰換鵝事附益所遺教出于唐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
及精攷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公之言為不謬也
高郵
秦觀

太虛
題

右淮海先生黃素上所書蘭亭序并題跋集中不載真
跡今藏高郵勾氏壽南家濟北晁子綺摹以入石因書

絕句云少游寫就蘭亭序逸少韻英姿殆昔人我祖同
為長公客每于翰墨契精神但太虛新書誤增一魯字
入行間豈本于東坡耶

山陰以蘭亭重蘭亭以楔帖顯蘭亭故迹雖存而楔帖
獨無善本因以定武古本刊諸石廣平李洪書慶元庚
申仲春

旦日李又嘗刻一本在
安慶府云得于故家

歐充公集古今石刻可謂傳而精矣而定武蘭亭不見
其可貴豈其時善本尚多更有出定武之右耶此本肥
瘦纖濃皆得其所而法度森嚴典刑具存真定武舊刻

也周紫芝題

紹熙甲寅五月一日

定武蘭亭余家所蓄數十本雖肥瘦勁弱不同而各有

所長張顏書

揚伯時本慶元已未四月

余家有定武李氏所藏世稱善本因見此刻畧無少異

衛湮書

慶元已未仲夏七月

硬黃既不可得定帖獲其真者亦希矣

清閣堂

山陰馮氏本跋云熙寧二年三月四日時在瓦橋晁端

彥美叔題次道書蘓易簡翰林所作一篇元豐元年閏

正月晦日謁美叔因書之常山宋敏求元豐七年十月

九日夜觀蘭亭見次道手墨令人慨慕端彥題

此本有晁美叔宋次道跋為可寶宋所書蘓公詩乃參

政易簡題其家所藏唐人摹本絹素上書今藏太常博

士汪達季路家余嘗見之第二本與楊樞伯時所藏薛

道祖親題正同以為唐古本云尤袤題

蘭亭四本上還昔有唐刻妙甚兵火散失長懷惆悵得

觀諸本頗覺神明還觀第一者奇絕不敢奪愛欲求第

二者一本不審可否

先宗諱音同

儒再拜達道機宜朝奉親

友達道嘗任宗丞如復州諱至游傳
其子銅字仲食今在其孫詢之處

姜夔藏本有四其一題云蘭亭乃是舊本今定州為本
畧以十數亦各有好處然余輒能辨之黃庭堅周翰嘗
觀姜跋云嘉泰壬戌十二月序得于童道人山谷跋乃少
年書已得永和筆法周翰者文及甫之字今此本歸
檢正黃學家或云姜
以他本聯此跋耳

汶陽閻孝忠資道元符戊寅秋七月晦日謁道濟聽琴

畢覽蘭亭華陽王晉之乙酉正月二十八日此石今遂歸長安薛

氏世所有者模搨而已葛次顏題三年六月一日因得

秦璽改元、符戊寅崇寧四年龍集乙酉是時定武舊刻猶在薛氏未歸御府

靖康後舊刻無幾余收八帖皆故家物字體筆法與損

缺處校之只一石耳惟肥瘦不同耳流俗不識妙處但
以其無皴剝古意豈能辨前代所摹石未漫滅時本哉

單丙文書于漢江舟中第三本紹熙壬子至後三日

都下有董承旨者其先任定武藏禊帖甚富紹興中有
中貴任道源欲盡買之不許後向方取去百本酬以僧
牒時有堂後官高良臣及臺史盧宗邁皆得之高盧死
出以轉售故吾得之皆熙豐以前舊拓本字畫不損紙
墨如新未經裝者末後向有一空行故存之以驗定刻

之一助第四本嘉定二年長至日

永和之列歷代所寶前賢論訂當以東坡為是王羲之
蘭亭記自永嘉亂止其石癸卯歲僕遊定武聞富人李
氏得之府帥下教則得墨本一二而已因授于尚書王
公使勒于瑯琊之石以大觀者烏守永陽郡杜符卿題
甲辰秋
重陽日
近見馮達道所藏蘭亭使人欲起拜留觀百餘日乃歸
之今又得觀孟達本清瘦勁拔亦其流亞也陸游務觀
嘉泰二年
重午日
修楔序乃留定武未歸薛氏本承平日已不易得况今

日乎臨川王厚之

跋高續
古本

蘭亭以起草本為第一先公嘗言去末後空一行者是
初得邵氏刻本有勳字圓印在空中又于姜先章處見
一本亦然司馬遵

康惟章官定武與宇文粹中蘓叔黨田元邈劉無言論
蘭亭惟章云蘭亭各有佳處至于點畫相去毫釐以為
優劣此非具眼不能辨也乃小篋中所有百本云此皆
得定武舊本非不佳願皆在二刻後耳

惟章次子名履
用此說跋高氏

所藏
本

石刻如右軍臨鍾繇墓田帖長安范氏玉石褚河南靈
寶經變相小楷秘閣開皇右軍諸帖與定武蘭亭則石
工妙矣高氏所藏蘭亭舊本歲久斷爛僅可標軸而意
韻態度邈焉高古如晉宋間人物風流超逸後人皆不
可及此本紙墨俱新而筆法備具精神氣骨有跳天卧
閣之雄觀之可喜可愕及與舊本並觀之則品格標韻
似覺少低然皆佳本洛人康復

紹熙癸丑
上元日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翔于千仞今見舊定本蘭亭其
猶龍鳳耶陸游

慶元丙辰二
月十二日

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子敬荅殿榜之
請辭意峻甚豈得世間有得喪禍福哉以此學二王書
庶幾得之若不辨此雖家藏昭陵蘭紙真跡字、而講
之筆、而求之去蘭亭愈遠矣謂予不信有如大江陸
游

六一翁集古所錄本四而定刻絕居其一米南宮所藏
以唐本為最優定刻次之物價豈有常哉存夫人而已

季魚蘭注
輯錄小叙

蔡山甫論蘭亭以古本為右云區、寶愛定武本者是

不知有唐刻本也此亦頗鉞流俗之膏肓罕豐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既玩順伯所藏
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于斯文者猶
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後
尤以發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軍是殆
見其杜德机耳晦翁

讀右軍牋奏見其錯綜机務使逢其時能發明功名著
見于世矣蘭亭禊序蓋國風兔爰之倫千載而下乃獨
以其書傳因見王順伯定武舊本重為慨然陳傳良跋

淳熙四年十
月二十一日

近世論蘭亭叙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斜川詩
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
雅同趣固當別論若逸少論議于晉人最為根據觀其
與商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玄學方盛誰不
能為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願獨以陳迹為感慨死生為
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上乎禮
義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生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遣
情于事外忘趣于情表晉以之淪胥矣尚忍聞之哉東

坡反蘭亭意為赤壁賦其詞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
象與玄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陳謙
此本所從得題識號淡巖老人者故右丞張徵也見審
距今五六十餘年矣及郭由中乙丑米元暉丙寅歲月皆
可次第余既不能知書姑信其遠者則此帖貴矣葉遠
跋游

修禊叙是右軍得意處當落筆時自有神助醒後更寫
十數本終莫能及此豈當以筆畫求哉山谷晚得定武
本已僅能彷彿存筆意今距山谷又幾何時商確真偽

大似逐塊摹寫肥瘦各自成妍當時存之于心會其妙
處耳解賞此語許渠具一隻眼羅點

岐簡獻王得稿書之妙專以晉右軍王羲之為法以極
其變化至蘭亭修禊序樂毅論又王所愛玩遺墨藏家
廟者今雖僅存游嘗獲觀皆奇麗超絕動心駭目王之
孫不流以從官長東都侯懼書家不能盡見乃誣良工
并刻諸石置會稽郡齋而屬書其後陸游
寶劍既分識者知其必合凡物在天地間離而復合若
有數焉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甚愛之恨不見所跋唐

搨賜蘭亭本及魯公與澄師大德帖可稽其始末越數
年僚友石德興過余偶于卷軸中見之愕然良久曰吾
家舊物却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取其遺予以之相
賞異第不知何時折而為二今茲復會其遺然耶其點
有數耶紹熙辛亥余守會稽因并刊之郡齋為此邦佳
話云王信

蘭亭考卷七

蘭亭考卷八

宋 桑世昌澤卿父輯

明 馮李項德弘玄度父校

推評

太平廣記載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叙事蓋謫以出之
輒嘆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于匹
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
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魏、乎近古所
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大哉晚多閑居頗屏世好

猶于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願甚于小年喜官爵
遲暮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
成理定何神速、在推入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
囚四百求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
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未歸獄
人信也晉舍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于誦也愛蘭
亭叙事小于欺也其老而將傳至求其子求書從葬亦
累矣累物均病于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
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

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

東臯流憇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陳正敏遊齋閑覽載其季父虛中語云右軍蘭亭記其
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而正敏又
謂綠竹管絃亦重複豈未熟

承漢書悞是也

山推
夜話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叙云自右軍留
付子孫傳七代至永禪師付弟子辨才太宗至遣監察
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

云蘭亭記梁亂出于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
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知
寶後僧智果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辨才
得為文皇為秦皇^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工書蘭
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
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五年搨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
令褚遂良奏蘭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焉
劉餗父子世為史官以討論為已任于是正文字尤審
則辨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敘者歐陽詢非蕭翼

也此事鄙妄僅同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阨殘
老僧敢新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况在秦邸
豈能詭遣臺臣亦猥信之何耶或云第十五行有僧字
蓋時搨本至多惟此僧果所藏為真本故署僧字以別
之或以為魯不知老之將至非^王銍
此跋與范丞相家所藏首尾不同前一段已載紀原門
後有云滕章敏公元發嘗為先子言帥定武日間之故
老慶曆中宋景文為帥士子携此石遊走四方最後死
于營妓家樂營吏孟永清取以獻景文愛而不敢有也

留于公帑自是定武蘭亭傳天下幾四十年至元豐中
薛師正樞密為帥携去其子紹彭別撫偽本在郡然其
親友猶于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間其次子嗣昌始內之
御府胡芻之亂不知所在云建炎三年十一月望汝陰
王銍書

此跋載歲月次序頗定却無或云以下語姑備錄云世

昌

永和中小王羲之修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至
少長咸集序以為雖無綠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

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咏之傳可考也今觀謝安五言
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叙乃以為一死
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
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詩耳其五言曰仰
觀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閭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
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這我無非親此詩則
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常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
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
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

獻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見咏贊門蓋為獻之等發也葛常之立方

晉右將軍書為世所寶于今八百餘年其間以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十輩莫不敬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修禊詩序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又可知獨不甚聞于齊宋間時尚未出也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于世論者言自唐以來以及我家未有不可得乎此而稱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

自出也此序真刻真跡皆亡已久今所有者唐世撫搨所傳承平日惟定武號稱第一尚幸及見之歐陽文忠公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斷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為杵碎因築得之中有納竅縱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

下尤物昔人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雍意不然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詒有言
樂毅黃庭但得成篇足為國寶况此序為絕筆乎方知
文忠千卷不無溫錄鄴侯三萬矣以多為雍哀耄之年
得再觀定武舊本于夷陵乃三嘆息而書其後淳熙辛
丑歲仲秋日河南郭雍書

雍峽州人號冲晦先生字頤正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其辭翰為世所寶然議者以為梁
昭明太子不集此篇于選文者以其有天朗氣清之句
或者以為不然季春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于羲未病

予因讀楚詞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由是知昭明
之所去取也又如所謂綠竹管絃之樂語衍而復茲皆

逸少之累歟

王得臣
塵史

范季隨一日謂陵陽公坐間見文選一冊公指以相示
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間有多少事一客輒曰嘗
聞人言王右軍蘭亭叙不入選蓋為不合有綠竹管絃
之語綠竹即管絃也又天朗氣清不當于春時言公笑
不荅客叩退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氣清明故可如
二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綠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

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至多何特此叙耶安
可便出議論陵陽室中語

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叙方金谷詩叙又以已數
石崇甚有欣色注云王羲之臨河序則是序亦名臨河
劉孝標當有所據東坡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
見李倫金多故以為賢于右軍耳夫二十四友皆望塵
之流豈足比方逸少耶東坡山陰陳迹詩強把先生擬

李倫

徐彥和送此卷云是右軍斫繪圖余觀此榻上偃蹇者

定不解書蘭亭叙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側理紙庫
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岩壑之趣耳永思

堂書

山谷題右軍斫繪圖後

謝安人物為江左第一其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訊
謂殆欲痛哭此可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
桓溫何足道哉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本
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安石比李倫聞而
喜甚蘭亭之會皆望慶友也李倫于逸少如鷓鴣之于
鴻鵠尚不堪作奴而以是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

敬宗真人奴也見李倫金多賢于逸少今魯直亦怪畫

師不能得逸少高韵豈不難哉

東坡跋
斫繪圖

徐師川云蕪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

後山
叢談

米寶晉嘗有一帖與宗虞世恬之子太尉云先公墓誌

頃刻得筆不使粗細相間如蘭亭披之花雲滿目乃非

吏人書也此亦可以開示習蘭亭之蹊徑也

山樵
夜語

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序中有樂極悲來嗟

悼之意又選中王元長曲水詩序曲水序不收豈昭明

深于內學以義之不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

晁氏

寶晉題黃素黃庭經後有云逸少真書惟此經與樂毅

論太史歲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並

草書也草書十行啟行書一字行書十行啟真書一字

耳

寶草
集

蘭亭絲竹管絃或病其說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以画

舫之舟魯子固亦以為疑

蘭亭集或以方金谷叙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郝嘉喜

人以已比符堅殆同此病陳公廩居洛為楔飲與客酬

唱無愧山陰之叙者謂禮義無味曠之比道藝當筆札

之工誠不愧矣余觀逸少安石邁往不屑之韻豈但筆
札之工公廩自云無愧蓋王謝之細即韓安國不能賦
爵酒三斗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議者以是少之瑀出
生遂有矜色彼豈謂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明

仲跋羅長卿
所藏蘭亭詩

羲之傳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
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與羲之
同好嘗燕集山陰之蘭亭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三十
三書蘭亭叙王師乾撰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內史後

峻誓坟塋捐棄圭組曲水蘭亭自為之序黃長睿東觀
餘論云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去會稽郡矣何
延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暮春宦遊山陰修禊禮所記
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
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嘗與同志燕集山陰之蘭
亭為之序以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陰
居之日也按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
之為護軍八年王羲之遺殷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王
述會稽太守為揚州刺史又晉傳羲之自護軍右將軍

會稽內史寔代王述及述刺揚州臨發一別而去後王述檢察會稽郡瘦于簡封稱疾去郡于墓前自誓時永和十一年之三月也以此推之歲在癸丑為永和九年其時為會稽內史無可疑者晉傳既脫畧羊欣王師乾輩所記皆舛黃長睿號談洽嘗跋右軍破羗帖云永和十二年去會稽郡已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相抵牾有不可解傳又言右軍壽五十有九按右軍生于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沒于穆帝五年辛酉以此推之右軍蘭亭之遊時年五十有一當是時謝太傅隱居東

山遂同此集碑署瑯琊王友謝安是也葛常之韻語云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用謝安一時之語或者又疑羲之昔為會稽內史日與尚書僕射謝安書云按謝太傅以昇平四年為桓宣武司馬後十餘年始當國為僕射而永和八年為尚書僕射者謝尚也以尚為安乃傳之誤

李兼

蘭亭考卷九

宋 桑世昌澤鄉父輯

明攜李項德弘玄度父校

法習

右軍之書代多稱習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
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
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畧陳數意
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叙告
誓文並代俗所傳真得絕致者也寫樂毅論則情多拂

藹書畫贊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憚虛無太師箴又
縱橫奇特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
慘所謂涉樂方嘆言哀已難豈惟注想流波將貽嗶嗟
之姿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
迷議舛莫不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
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孫過庭
書譜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

卷體裁用筆竊效蘭亭

法書苑一本云
今司徒王欽若

山谷遊荊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

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

山谷家傳有云公
楷法妍媚自成一

家餘與

此同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
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
公揚風子書其合處不減季北海至于筆圓而韻勝扶
以文章妙天下忠義冠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
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東坡墨
跡後

王著臨蘭亭叙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絕妙
同時極善用筆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則書

不病韵自勝李西臺林和靖蓋美而病韵者王著勁而
病韵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工也顏太
史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
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
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跡也蓋草書法壞于亞栖
也周子法帖

古人作蘭亭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
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
墨本收書鋒鋒故以舊筆臨做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

鐐此不傳之妙也

淡墨研鋒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適媚中年以來筆墨重寔李北海

未足多也

東坡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羨西子捧
心而不自悟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措法
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

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
風蕪湖縣徑行到吉祥

寺魯直題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如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
筆前爾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

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群言之長也
跋絳
帖

東坡云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
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序先秦古器蝌
蚪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
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臣及二美
如楊少師之真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于為俗
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
氣定青黃皂白亦自燦然學書時、臨摹可得形似大

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
入神要路以上山谷一本云東坡云、此確論也予嘗
申之曰結密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
以上
山谷

蘭亭考卷十

宋 桑世昌澤卿父輯

明攜李項德弘玄度父校

詠贊

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聞空中

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羊欣筆陣圖

二王書語中有蘭亭詩云悠、大象運輪轉無停際陶

化非吾匠去來非吾制宗統竟安在即順理自泰有心

未能悟適足纏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

其一元章云王

仲夜收蘭亭詩一卷悠
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

三春啓群品一作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鑿綠水

濱寥朗一作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

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隣其二御府本及陸東之本隣作新又有作親字

第一卷此詩無前二句

猗撫二三子莫匪高所托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前

識非所期虛室是為宅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相與

無相與形骸自脫落其三

鑑明去塵垢止則鄙吝生體之固未易三殤解天刑方

寸無停玉矜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教雖無

嘯與歌咏言有餘馨所樂在一朝寄之高千齡其四

合散固其常修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再起于

今為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此慨散之在推理言立

同不朽河清非所俟其五法書要錄

柳子厚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

湍修竹蕪沒于空山矣

韓漳州報澈上人詩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

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画高僧支道林

韓忠獻王帥定武喜得蘭亭石刻詩云臺英正約尋芳
會誰是山陰作序人又云欲繼永和修禊事愧無神筆
走龍蛇又云欲學永和當日叙愧無奇筆紹前踪又云
一觴一咏無絲管恰是蘭亭列坐時又云休論俯仰為
陳迹且學山陰被禊杯又云會餘俛仰皆陳迹不醉山
陰定笑人

東坡墨妙亭詩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
公變法出新意細勑入骨如秋鷹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

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曆中朱迪吳渭吳筠等三十
七人經蘭亭故地聯句賞有又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

必用是事

姚令威商
溪叢語

華鎮會稽咏古詩墨妙風流亘古今等閑陳迹冠山陰
耳聞貞觀求真跡眼見天章照茂林鐵限僧房迹未移
千通真草了無遺蘭亭墨妙何由見祇說蕭郎奉使時
山中父老尚
能說蕭翼事

薛道祖詩東晉風流勝事多一時人物盡消磨不因醉
本蘭亭在後世誰知舊永和

清悶堂楊
伯時本

樂城山陰陳迹詩卧對郝人氣已真晚依丘室更無倫
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注云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

不免慕清言耳

山谷題楊凝式書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
誰知洛陽揚風子下筆却到烏絲欄

山谷贈丘十四詩擁書環坐愛窓明松花泛硯摹真行
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

蕪易簡題家藏蘭亭詩有若像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
類蔡邕猶旁文學尊昭陵自一閉真跡不復存今余獲

此本可以比璵璠

蔣之奇墨妙亭詩蘭亭搨本得遺法字體變化人莫窺

按飛壁間勢屈矯劍出嶽底光陸離可憐闕蓋侵點畫

鐵網買斷珊瑚枝

永徽中所撫蘭亭叙後題云永徽去貞觀不遠得真為
取其詩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群賢題
咏無足珍叙引抽毫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
為後世法二十八字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
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秘彥遠記摸不記紙要錄班

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齊俗說紛綵那有是
增、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談標書
存馮式鬱、昭陵玉盃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真物日月
非虛志專乃一綉練金鑄瑤机錦被猗歟元章守之勿
失

翰墨風流冠古今鵝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

刻石猶能易萬金

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季春二月懶

居書瓶之北窓時兩霽風和窓明几淨投閑杜門為
情良遠觀貞觀修禊序尤快人意也跋致柔定武本

圖契扑凋稱聖智萬古奔沉餘未伎蘭亭醉墨更無加

始信功名皆偶爾庾翼兒郎豈不點自是家雞早野雉

退之強昭六藝疎見處總能到姿媚丞相有金那得取

不與官家深自秘却因同好露心胸誤使蕭翼誇善計

摸金何用置中郎溫韜家有昭陵筭披沙但只取黃金

剔軸安能取故紙天章寶塔高嗟哦永著文皇好文藝

至今油蠟摸未已善本何辭萬金棄

以上
寶晉

真偽紛、甚得知風流千古一羲之山陰勝槩今何在

却有人傳定武碑

李人異
跋游本

逸少遺墨尤貴蘭亭至于玉石不肯隨耶律入旃酪之

腥此為異也臨紙三歎繫之以詩英華寂忘凋元氣骨
榮神清被袞詩蚕繭鼠鬚雖我助家雞野鷺竟誰癡梓
棺賻祿從英主玉石遲留肯裔夷今日中原陷荆棘摩
挲墨本鬢成絲

昭陵忍死覓繭紙月在長空影浮水來禽不傳練裙毀
婢作夫人喪容止家雞野鷺如何似醜婦撫膺羞欲死
君家所藏修袞字如錐畫沙復無比定武長沙蛇蚓耳

王仲衡題
表氏本

河東薛紹彭勅唐搨硬黃本嘗贊其後云文陵不再啓

古刻石已殘鋒鋸久自滅如出撥筆端臨池幾人誤詎
詰筆意完貞觀賜搨本尚或傳衣冠茲寔兵火餘分派
非珠源妙用無隱迹神明當復還秘藏懼不廣摸勒金
石刊庶幾將墜法可續後世觀來者倘護持何止啟璵

璠清閣
堂本

柳公權紫絲鞞蘭亭詩二本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龍
圖大諫李公師府暇日出書請撫石李公李師中也寶
晉的間人今在富鄭公子宿州史君家
定武本自薛嗣昌進入詔龕置宣和壁或云睿思東閣

後徙艮岳瑪瑙亭舊傳宮詞云瑪瑙亭根萬寶陳珠連
璧合開精神渺然一片中山石有許先芒獨冠倫蓋謂
是也或說未寶晉所賦清平詞之一章柔氏筆記
文皇嗜好非教色偶愛蘭亭亦其癖河南猶恐後來聞
竟使昭陵隱真跡世間能悟知幾人墨本真傳意愈動
有似春雲隱明月光影還到千江分法曹得此深恨晚
有客携從大梁遠多言南渡罕曾見大勝薛家蟬翼本
嗟我學書從少年較計點畫分媵妍老拈撥筆萬事懶
忽見錦軸心凄然真行姿媚公所取篆隸何妨更兼有

退之但作石鼓歌談笑訶換鷲手新安羅頌

堂、淮陰侯夫豈噲等伍放翁評此本可作蘭亭祖馮氏
所藏蘭亭二本得之昭德晁氏端彦字美叔說之字作
以公毫字武子其三世也嘉泰二年二月六日陸游年
七十
八題

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此本得其骨珠勝蘭亭面右
武舊本蘭亭骨氣卓然可見不以流
湍帶右天五字定真偽也陸游識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倦仰之間已陳迹
至今此紙尚如新揚誠齋跋
袁起岩本

劉度次裴過蘭亭書堂詩蘭亭擬金谷逸少比季倫史

臣作此語無異屠沽人君看蘭亭墨歲久迹豈陳當時
本嬉戲後世乃見真我行遠暮春及此禊飲辰墨池奏
環珙書堂暗松筠堂中有遺像儼坐遺冠巾情知金堂
仙可望不可親物色倘見之欲去猶逡巡

昭陵永閔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舊時本
石今為往落東夷君家何處得此紙刻畫爛然猶可喜

六丁神物好護持更有諸賢題姓字

環澗王容

路入山西更向西兩和春雪旋成泥風吹疊巘雲頭散
月照平湖雁影低拄杖負書尋遠寺倩童牽鹿渡深溪

今獨宿岩東院唯聽猿吟與鳥啼

蕭翼宿雲門東客院

絕頂高峰路不久嵐烟長鎖綠苔紋獼猴推落臨崖石

打破下方遮月雲

蕭翼留題雲門

右蕭翼詩辭不多見此二詩在雲門作所謂拄杖負書
者正訪蘭亭時也似孫題

世昌近于東墅閱高續古技書法書名畫方見此詩及跋

使御史不有此行烏得是清絕語故具載之

一麾東晉守人體入神書墨水傳遺跡蘭亭表舊居掛
冠高逸興坦腹舊林虛峻嶺崇山景依然想似初

高祖之右

單祠堂

王龜齡會稽詩群賢少長畢經過曲水流觴憶永和一代風流已陳迹世殊事異感傷多晤言一室許誰親相退無非我輩人放浪形骸嗟老矣仰觀宇宙何艱辛右軍書取珍此者以其草藁塗竄之餘初不用意而筆墨蕭散自有天然奇趣耳無心工拙當閒暇信手縱橫盡技能未竭謦摹猶若此可憐真跡殉昭陵

紹興戊午秋因觀畢

氏所藏定武舊石本為題前句河東薛仙李同

昭陵繭紙傳夢事修禊千古欽餘芳公今克携定武本趙北復歎塵沙黃細看筆力自外出妙處畫裏藏鋒鏘

漢官威儀落眼界九鼎之重虞窺攘暗中摸索辨真贋

蔀屋猶有千丈光魏車道逢我所嗜流涎顧視裾琳琅

頃在建康少董寶此凡三本是時已

祈公分貺我一本小儒不願尚書郎

作此語及過臨安少董竟以一本為貺暇日復過書堂又觀此善搨因書前詩以繼其後康山曰秀寶

生涯寄筆瓢嗜古成傳癖曾蟠萬卷書襍帖究所出三百七十五異論溢編帙更相自戈矛又類相形色我昔

識諸老高論聆侍側王筆貴藏鋒真贋揀金錫精神奇

不具徒爾致研席搜訪諸賢語編類置文室使我心豁

然登山如有得忘意于斯文庶可益涓滴

詩

作謝朓賦持

寄俟他日
趙徽州彥衛倅台日長詩蘭亭二三
說丙辰春因以詩和之此其次韻也

形槁木心死灰被裘褐擯瓊瑰彼烏紗而皂帶其慢言
似高其游言似談舞于眉端蓋有與之偕耒乎
李漢老跋田務

本家藏蕭生
取蘭亭圖

蘭亭考卷十

蘭亭考卷十一

宋

桑世昌澤卿父輯

明攜李項德弘玄度父校

傳列

御府

一本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刊定武本後有

寶字方印及御製跋

一本會字全不界行斯文下有貞觀單印上角

微圓末篆書題貞觀石刻紹興乙卯重刊

以上二本

又見紹興淳熙禋法帖內

一本闕在癸丑會稽山陰之蘭亭修長此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共二十一字有紹興雙印

一本領字有山字會字全無界行有紹興雙印

一本會稽下闕山字蛟篆紹興雙印

定武

一本天字小損其字瘦勁

一本天字全字肥 此疑莫古本

一本魏損湍流帶右天五字

一本崇山字中斷第六第七第八三行破裂無

絲竹管絃之一觴一咏亦足以是日也十六字

榮苞云定武修城後夫所得後歸康惟章家

一本東木刻五字不損 王順伯所類本內

一本亭列幽盛遊古不群殊九字不全

右今士大夫所藏本未易殫紀其詳有已見于

審定卷者不復重出特舉其槩爾

會稽

一本辛道宗跋云宣和庚子冬被命年二浙賦

明年夏剡溪掃殘孽還訪蘭亭遺跡于天章寺

是時兵火初絕盡為荆棘瓦礫之場王謝風流

惟山川在爾徘徊四顧為之歎息求于越人得

舊修禊筆畫失真意謂當有未者能求佳本刻
之林下後十年建炎庚戌歲扈蹕再至雖舊寺
棟宇已成而所期未付矧山陰無蘭亭帖豈非
是邦闕遺也遂以唐臨本刻石卷有太上皇帝
宸係是徽廟御書唐賢所臨鑒賞後則蔡襄君
謨宋敏求次道一時名公題字又曰延雋者周
仲章也安惠公起之子膳部外郎越姪也其家
圖書為當時第一此本淵源固有自也曰大防
呂汲公也曰陟爰世弼也曰尋劉執中也曰洙

孫臣源也曰彥先許覺之也曰仲來豫章李定
也因併刻之以遺山中僧庶幾少補訪古幽討
之士攬觀云紹興改元五月甲午又紹興元年
車駕駐會稽正月十二日會宰屬官于政事堂
之別廳時辛道宗為樞密都承旨出所藏唐人
臨本蘭亭云出內府毗陵張守金陵李曰洛陽
富真景襄陽范宗尹同觀或云辛道宗所刻不
存關雖當其放于已
快然自足不之將至所之既倦
情隨事等字又第五字有察字
一刻蠟紙本有少長咸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跡

猶不十四字雙鈎不填後題乾符元年三月見

臨摹

門

一本後有僧權署字係題開寶十八年三月二

十日

洛陽

一本不痛哉若令一契兩行之間甚濶止無會

字

邯鄲

余嘗見此本于表姪陸寓處清勁可愛自第一

行至第十七行下皆損一字移注于其上後跋

云定武蘭亭真本今已不知所在操有家藏者

因官邯鄲乃摹于石以廣其傳大宋元祐四年

張操益仲

嬰女

一本在停廳自第十三行至末橫裂而上又自

二十八行後自裂處五行詢之耆老云其石碎

已百年王自牧家有未經刊闕時本庶幾定武

典刑也

一本自南澗家

一本褚遂良貞觀八年所模叙首為永字雖古

而未盡善也

豫章

一本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題唐貞觀中石本
後六印作一行錢形忠孝之家印黃麻珍玩又

三印字不可辨末同前方印

一本在法帖內第十、一十二十三行有橫裂

文

一修城所得本前有薛稷書義寶過盈尺參神

明以長生區以懼物得麒麟兩行十八字後高

宗皇帝取石入德壽宮

今此兩行陽帖中刊在薛稷書內又王仲信跋

云此本得于西霞老道士云長安政和中修
故宮掘地得此石其精神鋒鏗在真定本上

七閩

刻貞觀本與豫章同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亦

同前六印但第五印在後行下有漢北平守世

家印、後方題唐貞觀中石本

括蒼

一本會字前有界行後題模家本留刻仙都紹

聖丁丑蜀人劉涇

金陵

一本熙寧丁巳六月二十七日省局手裝先民

誌後跋云蘭亭石刻世以定武為最先公熙寧

間得此本誌而藏之逮今七十有一年懼歲久

手澤濕漫併刻于建鄴府治紹興丁卯十一月

且清豐晁謹之謹題

上饒 一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橫裂後

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一印

景陵 一本自第一行有至第七行末裂又甚大乃景

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日久郡守何又度得之

紹興丁丑歲十月十有二日跋

九江 一本自第五行首至九行末有大裂文

龍舒 一本刻楷書有篆額蘭亭記作長行後有黃扉

珍玩印忠孝之家圓方兩印題貞觀八年褚遂

良摹

八桂 一本用未寶晉本開後有未氏印記

永嘉 一本字大行濶并刻乾卦二年懷仁集右軍及

序有泰吳二跋

丹立本 一前有薛稷篆十八行字者見存彭澤家云

得之淘河之夫

常德 一本乾道間所刻具三體仍載坡谷諸跋在其

後有殺胡林一事尤佳

臨川 一掘出麻姑石本列坐盛是日六七八三行裂

損十九字

一本無會字及界好後有玉冊官揚仙芝模刻

八小字

周安惠家本 此本見存秀郎有魯伋彦思跋曾得于

越之姪衍及大觀己丑歲也紹興癸酉

重加表飾已四年

陳氏本

簡齋用池紙臨中關痛字高宗所賜臨本亦

然自是御本寫也

三米本

米氏父子模刻于淮山樓

杵本

因斫地而得者有納竅初號杵蘭亭後易為楮

陶氏本

陶憲定字安世多藏秦漢以來古物有定武

本

諸葛氏本

字極大恐是別本模

錢氏本

前後凡七印有文僖公手書唐貞觀中石本

六字紹興癸酉夏六月元孫傑之刻

中山王氏本

此本前瘦後肥體畫溫潤有典刑後刻

吳氏本

斯文下有吳璜書印

吳氏本

斯文下有吳璜書印

尤氏本 遂初尚書用楊伯時本刻

劉氏本 字極大無言所刻會字全餘皆不闕

范氏本 修禊帖用定武墨本重摹入石紹興十六年

八月戊申方城范序長識

邵武本 後有勳字圓印政和乙未暮秋望重刻定武

古本陽羨郡勳記

陵東之本 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二十四行而

蘭亭只類重刻錄本又有陳和叔鄒國公

東坡子由跋 見審定門

潘氏本 在安吉縣第二十及二十一兩行裂失無期

于昔人之懷七字

石氏本 石熙明家有二

唐硬黃本 薛紹彭勅唐搨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

字且有鋒鏷 又清閔堂本後有紹彭二字

織本 松窓襟錄載元宗先天時有異物如雷公鎖辟

塵犀簪暖金之類凡十有三西蜀織成蘭亭序

是其一也

殘石本 此得之于殘缺之餘仍作二塊前一塊有悲

夫雖殊事一也後之覽文共十下有小字云
蘇氏太簡後一塊復裂為二字已漫滅但衍

佛先世名玩文五字可辨

南嶽本

一本後有定武仍孫伯傑六字篆印

章氏本

申公家刻中有橫斷紋有章氏印

盧氏本

斯文下有盧宗道三字印後題唐硬黃本淳

熙乙未中秋刻

徐滋本

在湖州瘦勁而皴剝自十七十八行內有大

裂文

無名文

此本無名氏會字前後有云蘭亭搨傳刻諸

家所收本極多未有及此多者不知誰書

武陵本

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

王氏藏本

凡十帙殆百本以定武舊刻為首此本副

之嘗從順伯子友任借觀外有四軸奇甚

見諸公跋

蘭亭考卷十二

宋 桑世昌澤卿父輯

明攜李項德弘玄度父校

釋楔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楔者潔也尚書厥民祈言人解祈也蔡邕曰論語浴乎沂楔出于此顏延年曲水詩序周翰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翰所注引韓詩也李善註曰女巫掌祓除疾病楔者潔也已

者社也王融序注

漢書太后春辛委館率皇后列侯夫人乘遵濡人而後

除續禮疑志曰三月上巳官民一作官人皆禊于東沅上自

濯洗後除宿垢為太潔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後壩上

師古後除惡之祭也列傳武帝即位無子平陽公主求

良家女飾置帝後壩上而遇烏應劭注云後除于水上

已禊也又衛皇后傳帝後壩上孟康曰後除也于壩水

後除也師古曰後音廢禊

竹林七賢論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曰

昨遊有何語議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叙前言往行哀

可聽世說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

今日戲樂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有雅致張茂

先論史漢靡、可聽我與王安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並出水濱為流杯曲水之

飲取黍麩菜汁和蜜為餌以厭時氣

夏仲御別傳曰三月三日洛水公王以下並南浮橋邊

禊仲御時在船中曝藥賈公望之問船中者為誰重問

乃答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

續齋諧記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何義摯虞曰漢徐肇以

三月初生三女不育以為怪携之手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起此末哲曰摯虞不足知此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劔曰令君制有西夏秦霸因其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

沈約宋書曰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已也

紀麗曰古用上已今

用三日

歐陽唐魯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友序云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定三節二月一日曰中和九月九日曰重陽

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臣大宴登高臨川四方有土之君亦得宴其僚屬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曰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勾萌發達陽景敷照握芳蘭臨清川柔翰潔用邀介祉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咏風流遠鬱為盛集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

王勃獻之山亭修禊序曰永淳二年暮春三月修禊禊于獻之山亭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驩後之視今豈復

今時之會

王維暮春燕道遙谷序曰竊思楚傳嘗詣草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

元禎刺越州所辟皆文士鏡湖秦望之游月三四鳥詩

什盈帙與副使竇鞏酬唱稱蘭亭絕唱

舊唐書

上巳日于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于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群賢畢集游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語議

者以此咎羲之未遇也先文康公晚歲卜居于寶溪之上建觀禊亭于水濱紹興癸丑與客泛舟修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美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周為晉義熙九年又一周為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二年大曆八年太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開浮棗筵中流樞嘯咏隱浪金壺偏紅芰初出

水捧劍疑未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
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願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
夜就管絃尺六細腰女舞袖輕迴旋且畢今日歡不期
未者傳葛立方

曲水邀歡處遺芳尚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蕪
沒成塵迹規模得大賢湖心舟已並村步騎仍連賞是
文辭會歡同癸丑年茂林無舊徑修竹起新烟宛是崇
山下仍依古道邊院開新地勝門古舊留田荒阪披蘭
築枯池帶墨穿序成應唱道杯作每推先空見雲生岫

時聞鶴唳天滑苔封石磴密篠礙飛泉事感人寰變歸

慚府服牽寓時仍覩葉歎逝更臨川野興攀藤坐幽情

枕石眠玩竒聊倚策尋異稍移船草露猶露服軋風尚

入絃山游稱絕調今古有多篇經蘭亭故地聯句鮑防
嚴維劉全白朱迪共二

十五人具姓名大曆中倡五十
七人見本不注姓名于聯句下

日晚蘭亭北烟花曲水濱浴池逢婉女採艾植幽人石

壁堪題序沙場好醉人群公望不至虛擲此芳辰孟浩
然期

王山人

不至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已筵聞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

柳金堤合平沙翠幙連不知王逸少何處群賢孟浩然

越中山水高且深興來無處不登臨永和九年刺海郡

暮春三月醉山陰

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桡徐轉去

微風落日水橫波

皇甫冉三月三日後亭泛舟

洛城春禊元巳芳年李倫園裏逸少亭前興中舉白燕

際生玄陸離軒蓋淒清管絃萍疎波盪柳弱風牽未厭

歡趣林浮夕烟

高求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高得烟字

蘭橈萬轉傍汀沙應接雲峯到若耶舊浦滿來移渡口

垂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鄉心萬里賒

君見漁舟時借問前洲幾路入烟霞

劉長卿上巳沈舟耶溪

世間禊事風流處鏡裏雲山若画屏今日會稽王內史

好將賓客醉蘭亭

鮑溶上浙東孟中丞或云鮑防作

洛人今修禊群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盡金閨波

上神仙妓岸傍桃李溪水嬉如鶯振歌響雜鶯啼歷覽

風光好公洄意思迷棹歌能儷曲墨客競分題

劉禹錫三日與

樂天河南李尹

陪令公洛禊

曲池流水細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應不要

画船来往胜于人

東坡禊亭

齊釀如渾漲綠波公詩句，可絃歌流觴曲水無多日

更作新新繼永和

東坡和王勝之和

風雩三月初三日禊事宣和勝永和又見會稽王內史

蘭亭對酒愛新鶯

劉旦上巳謝王豐父惠酒

小桃脫萼柳稍柔春色無邊破客愁好與永和修故事

一時人物盡風流

李若水上巳

當時俯仰尚為陳千載重來感益新曲水已傷迷故迹

崇山依舊對遊人

許安世

僧言王右亭遺迹永和春蘭亭有曩基墨池涵漪淪書

堂閣遺像五亭餘圓囿

吳奎

高士已陳迹青山猶故居地存修禊水俗有換鶯書舊

像丹青改諸山措法疎我未尋壞壁妄意有遺餘

趙昂臣宿

天章寺

記得蘭亭後禊辰今朝兼是永和春一觴一咏無詩侶

病倚山窓憶故人

王駕永和上巳

危構跨淵淪清宜滌世紛飛湍逢石轉漱玉隔山聞影

亂林花落山叢礧草薰茲為禊飲地何羨右將軍

蔣堂

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
不似當年有罰觥蔣堂景祐丁丑創
曲水亭寮屬同
風流定續蘭亭盛幕府能無竇罕賢又云右軍筆墨空
蘭渚安道風流詭剡溪彭汝礪送
程公開
坐想蘭亭通曲水行間上巳接清明、年強健陪嘉集
定奪三觥賦不成賀鑄

蘭亭考卷十二

群公帖跋

達再拜蘭亭叙議論多所未見高宗學書說及米元章
蘭亭叙樂毅論跋錄具別紙其他或尚有之未暇真搜
也

澤卿彙次蘭亭考凡方冊所紀卷軸所題亦畧備矣其
不可致者天上書耳秘閣藏唐人鈎摹并鍾離景伯摹
三軸皆有跋語錄以遺之南城魯漸書于道山堂
喚再拜蘭亭已遍覽敬服談洽謹此納還
蘭亭帖所共寶澤卿嗜古故梓如此種學之功可以推

奕碧環張從祖

繭紙入昭陵唐筆各名家世重定武本頗似聚訟字畫
反不逮古何耶澤卿稽粹有條理可為楔帖忠臣矣林
至

長廊睥睨未者誰出門邂逅渠得知不言使者求遺書
只言浴繭當及時從容與語益款洽論到翰墨尤瑰奇
山僧技癢不自禁稍出修楔蘭亭詞啓函展玩未及竟
袖有黃紙天庭追口吐氣褫僵欲死一騎趨向咸陽馳
虬鬚天子喜折屐詔許丙禁同觀之龍騰鳳集在御榻

平生觸眼何曾窺自從繭紙歸昭陵寶氣夜、光陸離

十年議論經幾手極力追倣分毫釐博聞強誌子桑子
上下纂輯無或遺清癯不滿六尺長中有文字無津涯
歸君此編忽自笑山東學究真點兒而今御史還書癡
澤卿示蘭亭考作蕭翼取蘭亭辭豫章王疇若開禧丁
卯贈月六日還澤卿蘭亭考古括葉時

書法光華晉永和後來摹寫不勝多考論又得桑夫子

蘭渚風流轉不磨

自從繭紙殉昭陵定武流傳賸得名絕輯舊聞為博議

即今真贗尚難憑

予從事越府修圖志因哀蘭亭題咏及諸賢所評禊帖
為一編以俟澤鄉庶有補蘭亭考李魚孟達書戊辰元
已前二日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
鄉又從而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嘗記本長老赴闕
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朴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
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上有箇寺千人萬
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有片

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
者一笑接鑰

澤鄉往越欲以所編蘭亭書歸帥黃公仍見三山舅氏
送以二絕 鑰

蘭亭禊序幾臨摹曾粹工夫十載餘携過會稽尋古蹟
不妨呈似老尚書

四海詩名陸放翁晚成嘉遯萬緣空馮君問訊今安否
欲向溪頭共釣蓬

澤鄉蘭亭考用工深矣携玫瑰大參詩見訪次韵并呈

放翁侍御

會稽太守黃由

字入昭陵不可摸後來佳及晉之餘識真盍向龜堂問
敢謂牽聯亦得書

澤卿年七十餘著蘭亭考自中原及渡江諸人題跋網
蒐幾遍甲是乙非真若聚訟讀之使人腹煩因思此叙
蓋歐褚諸公之寫真耳然研之極乃通于神如洙泗諸
子之肖仲尼終自弗叛非天寶以後諸人之所及也嗚

呼哀哉 翠粟齋寄示
跋王順伯本

天台老樵示蘭亭考坐間竒說此書且曰我幾蘭亭

癖矣平生惟一善本為人取去豈謂寓意于物不留意

于物者耶白鹿峯陸樗

嘉定初元嘉平望道山堂觀蘭亭考歎其瞻博

長樂陳 舜中 宋模 蒲田劉 渠 仲則

溫陵陳 模 中行 四明傅 行簡 欽父

華亭林 至 德久 建安真 德秀 景化

金陵何 判 楫臣 清源留 元剛 茂潛

攜李陸 峻 子高 中 子高 中 子高 中

石更青白故魚新字看由中總是真卑子一生三百紙
接公四句幾千春從來考古難題處直到名流下筆親
奄有山陰多寶藏草菴外面更無人廬陵楊長孺
蘭亭考用意動甚欲人無所不知詎可厭其多耶先太
史字畫多法蘭亭至謂游荊州得古本蘭亭因悟筆意
是殆有言語不可傳者矣嗟井黃帶子耕
字畫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為
今世大議論柔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精到習
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隣塹竹紅照屋山花蓋着色畫

也葉遠

蘭亭考帖跋

後序

嘉定辛巳冬碩蒙思守台行山陰道上壑流巖秀洞心
駭目想像入東晉諸賢高風逸韵邈乎其不可挹也至
郡有以桑君蘭考見示者其繪粹訂證靡有遺恨豈惟
歎其識見之詭洽暇日開卷往、令人神遊茂林修竹
之下癸未司庾入越間得一至林山中雖永和陳迹已不
復見而高林崇阿正自無恙矧思陵所臨楔帖有光燭
天倉司郡齋咸有舊刻嘗經前輩題品俱在故中真足
以慰懷古之思然則是編可謂有功于蘭亭當行于越

無可疑者內相高公曩嘗叙其篇首今吏部復刪潤之
豈非是編之幸碩得附名其末抑又幸也甲申季冬十
日青社齊碩謹書



